

與柯林頓總統共乘泡泡

幕僚人員都說跟柯林頓總統（Bill Clinton）旅行的經驗就像「裹在泡泡裡」。你會搭乘總統專機，夾在全副武裝的護送隊伍中間，跟他坐在同一張桌子前。你甚至不是在移動，而是如行雲流水；不用排隊過護照檢查關口，不用辦理入住手續，也不必退房——這一切都已經悄悄完成。你只要按照總統先生的時程，去他要去的地方就行。

我正好有機會跟著柯林頓基金會（Clinton Foundation）造訪非洲，搭乘到「泡泡」。這趟出訪行程滿檔，八天訪問八個非洲國家。每日行程都一模一樣：早上在一個新的國家醒來，搭乘護送專車，在塵土飛揚、坑坑窪窪的道路上行駛好幾個鐘頭，來到鳥不生蛋的地方，參訪專案進展——愛滋病檢測診所、瘧疾治療中心、女權抗爭團體——然後坐回吉普車，往下一個專案前進，一天至少重複四次。

每趟參訪，總統先生都勢不可當：直接步出四輪傳動吉普車，擁抱當地社區的護理人員，跟顯要人物交談，與當地部落舞者共舞，擺姿勢拍照，演講，頒發勳章，停下來與當地人聊天，和小朋友玩耍，然後注意到後方有個默不出聲的人，特別過去跟他說話擁抱，哄得對方露出一抹笑。沒有哪一次不是這樣。在熾熱高溫與飛揚塵土之中，如此度過整整八天。我從沒見過這種行程，相信也沒人見識過。

在兩站之間一個難得的片刻，我請他給出一個人生忠告時，他沉思半晌，但總統的答案合乎我們所看到的行為：

「我逐漸相信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與人接觸。幫你開門的那個人、幫你倒咖啡的那個人，感謝他們，尊敬他們。南非祖魯人傳統的打招呼方式會說『Sawubona』，意思是『我看見你』，我努力做到這點。」

沒有人比他更身體力行自己的信念。

最誇張的是，經過十二個鐘頭實地參訪，精疲力竭、灰頭土臉地回到飯店後，我們這種平凡人都會回自己房間叫客房服務送晚餐，躲起來休息，可是柯林頓總統卻到樓下餐廳跟服務生聊天，與其他客人說笑，加入一對正在蜜月的美國夫妻，受邀參與家庭聚餐，跟一個家庭的爸媽和雙眼圓滾滾的兩名小孩同坐一桌。總統先生就是閒不下來。他知道對一般人來說，跟總統碰到面有多麼特別，或者明確一點地說，跟他碰到面有多難得。柯林頓總統來者不拒，還會讓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很重要，努力去接觸每一個人。

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與人接觸。幫你開門的那個人、幫你倒咖啡的那個人，感謝

他們，尊敬他們。」——比爾·柯林頓

奧斯威辛生還者莉莉·艾伯特

「納粹沒有把我們當作敵人，他們壓根不把我們當人看。在他們眼裡，我們猶如蟑螂，他們以工廠作業的形式，冷血屠殺我們。」

我坐在北倫敦大屠殺倖存者中心（Holocaust Survivors Centre）的幽靜房間，與莉莉·艾伯特（Lily Ebert）交談，這裡是全世界第一個專為大屠殺生還者設立的單位。莉莉是位傲氣大膽、侃侃而談的女士，但回憶起奧斯威辛的種種時，她還是數度哽咽。七十年後的今天，人類史上最殘暴的種族滅絕事件，依然歷歷在目。莉莉說：「要解釋一件無法用言語說明的事很難。」

「幸運的人都死了。」她回想前往奧斯威辛的路途時，如此說道。幾百個人全擠進運送牛隻的鐵路車廂，夏季的熱氣，加上五天沒有進食也沒有水喝，身邊僅有那些到不了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屍體。莉莉想起她母親在火車抵達前做的最後一件事，就是跟莉莉換鞋，她在鞋跟裡藏了一小塊金子，是他們唯一僅存的家當。也許是身為母親直覺很準，一抵達奧斯威辛，人稱死亡天使的門格勒醫生（Dr Josef Mengele），立刻將人群分成兩組人馬：一半的人被推往左邊，馬上送進毒氣室處死；另一半則被送到右邊，在集中營裡等著慢慢餓死。莉莉對母親、弟弟和妹妹最後一個記憶，就是看著他們被推往左邊。

在集中營裡，莉莉和她兩個妹妹被迫脫下原本的衣服，換上破舊衣褲，每天僅有一片麵包果腹，跟數量超出十倍的人擠在一間小屋生活。「篩選」每天持續進行，不夠健壯、無法工作的人都會被送進隔壁的火葬場。

莉莉說，最可怕的是工廠般的建築物飄散出的惡臭，煙囪每天二十四小時不間斷冒著煙。後來她問其他集中營的同伴那間工廠在製造什麼，才從他們口中得知，那其實不是工廠，而是納粹焚燒猶太人的場所，煙囪則是逃離奧斯威辛的唯一出路。「我們都說他們瘋了，根本不相信他們說的話，但我們很快發現那是真的。」

宛如地獄般的經歷，讓莉莉承諾自己，要是她能成功存活下來，就要用餘生告訴別人關於奧斯威辛的故事，永遠不能讓歷史重演。莉莉信守諾言，這是她第一千次講這個故事。而必須照顧兩個妹妹的使命與責任感，給了她活下去的理由，否則她還真的寧可死去。

她想給我們的其中一則忠告，也跟這段過往有關：「永遠都懷抱希望，我也曾經跌落人類最深的谷底，但你看我，還不是撐過來了。我差點餓死，但七十年後的今天，

還能去見英國女王，獲頒英帝國獎章。所以無論情況多險惡，都要盡力去做你辦得到的事，永不放棄。」

但她最寶貴的忠告如下：

「善加利用你擁有的事物，即使是再微不足道的東西。」

她回憶當初每個人每天只能有一片麵包的事，生動解釋她的想法：「有些人不知道怎麼善用那片麵包，一下子就吃光，幻想著還會得到其他食物，但根本沒有，這些人最後都沒活下來。可是我都盡量慢慢吃那片麵包，將一部分藏在手臂底下隔天早上再吃，我就是這樣撐過來的。」

這次會面最後，莉莉驕傲地讓我看她頸子上一個小小的黃金墜飾，自從被拯救出來後，她每天都戴著。莉莉解釋，這就是她母親藏在她鞋裡的那塊金子，她在奧斯威辛裡藏得好好的，從沒被人發現。

我陷入沉思，想著這塊黃金和它主人的所見所聞，以及必須承受的折磨：飢餓、殘酷的環境條件、醜惡的人性。同時腦中也浮現一個小問題：她沒辦法在集中營留住鞋子，那她是怎麼保存這塊金子的？莉莉雙眼閃著勝利的光芒：「我告訴過你，你得善加利用你擁有的事物，而我僅有的就是每天那片麵包，所以我每晚都把黃金藏在麵包裡，他們從沒發現，我比他們還聰明吧。」

莉莉·艾伯特，果真是一塊純金。

「善加利用你擁有的事物，即使是再微不足道的東西……可是我都盡量慢慢吃那片麵包，將一部分藏在手臂底下隔天早上再吃，我就是這樣撐過來的。」——莉莉·艾伯特